

◎主 编 叶嘉莹
◎编 著 程郁缀

徐 灿 词

新 释 辑 评

芳草才黄

梨花未落

春魂已逐东流水絮

晶帘婉转画堂垂

金衣飞上绿杨枝

故国茫茫

扁舟何许

夕阳一片江流去

碧云犹叠旧河山

月痕休到深深处

中国书店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徐灿词

新释辑评

■程郁缀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陶 玮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徐灿词新释辑评

程郁缀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88 千字

印张：8.25

印数：0000—3000

书号：ISBN 7-80663-155-0/I·195

定价：18.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罄者可由本社邮购。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戌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 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芻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三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太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 言

陈邦炎

苏州园林甲天下，而拙政园又是苏州数一数二的名园。此园在清初，一度为降清后曾任弘文院大学士的陈之遴所有。陈字彦升，号素庵，为明末清初诗人。与陈为儿女亲家的吴伟业在其《咏拙政园山茶花》小引中，曾谓园内“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势争高，每花时，钜丽鲜妍，纷被照瞩，为江南所仅见”，并在诗中赞美此花“艳如天孙织云锦，赭如姹女烧丹砂，吐如珊瑚缀火齐，映如蟠蛛凌朝霞”^①。这里，诗人笔下的园和花固然令人神往，而更令人追怀的则是与园和花有关的人和事。吴诗写于园主人陈之遴于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年）被流放到关外之后，但此时陈尚在人间。约十年后，陈维崧于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年）也写了一首《拙政园连理山茶歌》，则由园和花谈到了人和事：

拙政园中一株树，流莺飞上无朝暮。艳质全欺茂苑花，低枝半碍长洲路。路人指点说山茶，潋潋交枝映晚霞。此日却供游子折，当年曾属相公家。……月底骑奴长戟卫，花时丞相小车来。小车长戟春城度，内家复道工词赋。赋就新词易断肠，银箏钿笛《小秦王》。镜前《漱玉词》三卷，篋里簪花字几行。鸂鶒机忙春织锦，鸳鸯瓦冷夜烧香。三月双栖青绮帐，三春双宿郁金堂。双栖双宿何时已，从此花枝亦连理……兴衰从古真如梦，名花转眼增悲痛。女伎才将舞袖围，流官已报征车动。此地多年没县官，我因官去暂盘桓。堆来马矢齐妆阁，学得驴

鸣倚画栏。辽阳小吏前时遇，曾说经过相公墓。已知人去不如花，那得花间尚如故。……^②

这首诗中所云“相公”、“丞相”，指陈之遴。据吴騫《尖阳丛笔》卷一载：“拙政园台池林木之盛，甲于吴中。明嘉靖中御史王献臣始辟之，其子以博逋偿徐氏，传子及孙，又归于陈素庵相国”，故诗中称“当年曾属相公家”。诗中所云“此地多年没县官”及“辽阳小吏前时遇，曾说经过相公墓”诸语，则指陈之遴获谴后，如阮葵生《茶馆客话》卷八“拙政园”条所记，“尽室迁谪塞外”，“穷老投荒，穹庐绝域，黄榆白草，父子茕茕，而此园已籍没县官”，后陈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死于戍所。诗中的这些记述，大致是真实的。但“花时丞相小车来”以及“双栖双宿”的描写，则只是诗人编织的绮丽遐想。其实，如吴伟业诗引中所云，陈之遴“自买此园，在政地十年不归，再经谪滴辽海，此花从未寓目”；吴騫《尖阳丛笔》亦云：“相国自买此园，在政地十年不归，及得罪……徙辽左，终于戍所，盖虽有此园，实未尝一日居也。”不过，诗中所述“内家复道工词赋”，则实有其人，指陈的继室徐灿而言。她的诗、词集即以“拙政园”命名。其《拙政园诗集》收古、今体诗二百四十六首^③，《拙政园诗馀》收词四十六调、九十九首^④，传世之诗的数量多于词，但词的成就高于诗。在文学史上，她主要是一位词人。

陈维崧在《妇人集》中对徐灿极为推崇，称其“才锋道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词，娣视淑真，姒蓄清照”。朱淑真词集名《断肠词》，李清照词集名《漱玉词》；上引《拙政园连理山茶歌》中“赋就新词易断肠”及“镜前漱玉辞三卷”两句，也是暗中以她与朱、李相提并论的。

—

徐灿字湘蕙，号深明^⑤，晚号紫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为光禄丞徐子懋的次女。据《拜经楼丛书》本《拙政园诗集》卷首所收其侄陈元龙撰写的《家传》云，她“幼颖悟，通书史、识大体”，为徐子懋“所钟爱”，后嫁陈之遴为继室。她能诗工词，常与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相唱和，结蕉园诗社，称“蕉园五子”^⑥，有推动清初妇女文学发展之功。

关于徐灿许配陈之遴为继室事，《家传》只称：“素庵公原配沈夫人早世，请继室于徐。时素庵公举孝廉三年矣。”“孝廉”是举人的别称。陈考中举人后，曾于明思宗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先后三次应进士试，均未考中，其诗集中有《戊辰下第作》、《辛未下第作》、《甲戌下第作》三诗可证。其高中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在明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徐灿有题作“丁丑春贺素庵及第，时中丞公抚蓟奏捷，先太翁举万历进士亦丁丑也”的《满庭芳》词，必为与陈之遴成婚后所写，则陈“请继室于徐”的时间大致可定在崇祯初年。至于词题中所云“中丞公”，指陈父祖苞，时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治所在今北京市）^⑦。徐灿的出生年岁，今已不详；姑定其出阁时为二十岁，从明崇祯元年（1628年）上推二十年，则其生年或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

她与陈之遴成婚前，家住苏州城外支硎山下的一座山庄内。其童年、青年的欢愉生活是令人神往的。在《拙政园诗馀》中，时有追忆、怀念这段生活的篇什，如分别题作“姑苏午日，次素庵韵”及“丙戌立春，是日除夕”的两首《满庭芳》词中所写“难回想、彩丝艾虎，少小事微茫”及“当年娇小日，屠苏争饮，肯让他人；紫钗花胜子，镜里宜春”诸句，都以深情的笔触忆念少小时的节日乐事。在《拙政园诗集》中，追怀当年所居山庄景物及游赏胜事之

作尤多，如《有感》诗所写“少小幽栖近虎丘，春车秋棹每夷犹”。及《秋感八首》之六所写“几曲栏塘水乱流，幽栖曾傍百花洲；采莲月下初回棹，插菊霜前独倚楼”，正是其一生中难忘的美好岁月。又如《初夏怀旧》诗云：

金阊西去旧山庄，初夏浓阴覆画堂。和露摘来朱李脆，拨云寻得紫芝香。竹屏曲转通花径，莲沼斜回接柳塘。长忆撷花诸女伴，共摇纨扇小窗凉。

另一首《怀灵岩》诗云：

支硎山畔是侬家，佛刹灵岩路不赊。尚有琴台萦藓石，几看宝井放桃花。留仙洞迴云长护，采药人回月半斜。共说吴宫遗屐在，夜深依约度香车。

一方面，家在多峰岩泉石之胜的支硎山畔，如此秀美的景色，足以赏心悦目，净化性灵；另一方面，其家庭又是一个文学世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闺集“香奁”中称其祖姑徐媛（字小淑）“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称吴门二大家”，吴騫在《拜经楼诗话》卷四中则谓徐媛“所著《络纬吟》盛称于时”，“以绮丽胜”。可以说，自然环境的陶冶，加上家学的沾濡，提供了孕育这一代才人的优越条件和重要因素。

文学有其时代性、地域性，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特定地域内，往往形成一个有时代和地域印记的作家群体。明末清初，江南文风极盛，妇女文学也随之兴起，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作家群，而姑苏一带隐然为此作家群的中心。在苏州，与上述徐媛大致同时、更为吴人所艳称者推沈宜修（字宛君）。其家极一门之盛，除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外，与之有亲属关系者尚有李玉

照、沈宪英、沈华鬘、沈智瑶、张倩倩……多人，俱工文学，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述：“宛君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纆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诒交作矣。”作为南宋以来惟一能与李清照一争高下的女性词人，徐灿正是在这一妇女文学勃起又是词的中兴时代、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脱颖而出的。加以她后来所经历、感受的易代之悲、身世之痛，其部分作品就更具有特别值得称道的、男性词人也少有的深沉的沧桑感和悲咽跌宕的唱叹之音。

二

陈之遴为海宁人，其家在海宁称望族。朱尔迈在《樽桑阁集·李夫人竹笑轩续集序》中云：“吾邑僻处海滨，文章甲第相望，不名一家。自数十年来，推最盛者：曰陈氏，曰葛氏^⑧。”“陈氏”，即指陈之遴家。陈元龙所撰《家传》称，徐灿“既结缡，事舅中丞公、姑吴夫人至孝”。这说明她曾在陈家与之遴的父母共同生活地一段时期，但其诗词中无在海宁生活的记述。查之遴诗集中有《西湖杂诗》三十二首；从第一首开端“家住西湖滨，长戏西湖里”两句看，似其家曾卜居杭州西湖畔。而徐灿的诗词中也时有咏西湖之作，特别其晚年所作回顾一生经历的《秋感八首》中有一首排在忆苏州诗后的专写杭州的诗，可能她嫁至陈家后，曾在杭州居住。

陈之遴在明末清初为知名诗人。邓汉仪《诗观三集》称“其诗雄浑清壮”；徐世昌《晚晴移诗汇·诗话》赞其“七律才情飙举，实过梅村”；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也谓其“诗格颇似吴伟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评“其诗才藻有馀，而不出前、后七子之格”。其诗集名《浮云集》，重校本增入诗馀一卷。徐灿的《拙政园诗馀》为之遴手自编次，并为作序；序中云：“湘蕖爱余诗愈于长

短句，余爱湘蕙长短句愈于诗，岂非各工其所好耶？”这是之遴对自己与徐灿诗、词的高下所作的一个公允的比较和评价。正由于他们在文学上气味相投，在这一点上互相吸引，彼此尊重，成为夫妻感情的基础。在两人的诗、词中时见唱和之作。从徐灿为陈之遴所作的一些诗、词中，可见他们共同生活时的欢愉之情及暂相分别的相思之苦。虽然她在明亡后深怀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对之遴后来仕清一事，心存憾悔，时有微词，在政治感情上出现分歧，而在夫妻感情上，无论境遇的顺逆、无论是在安乐中还是在患难中，两情是始终不渝的。

据陈之遴在《拙政园诗馀序》中追述，他自“丁丑通籍后”，与徐灿“侨居都城西隅。书室数楹颇轩敞，前有古槐，垂阴如车盖。后庭广数十步，中作小亭。亭前合欢树一株，青翠扶苏，叶叶相对，夜则交敛，侵晨乃舒，夏月吐花如朱丝”。在此如诗似画的居住环境中，夫妻“觴咏”于那株成为他们感情象征和见证的合欢树下，“闲登亭右小丘，望西山云物朝夕殊态”。之遴还在一首题为《和湘蕙旧邸感赋》的《风流子》下片回忆当时的生活云：

当年为欢处，有多少、瑶华玉蕊迎眸。日夕题云咏雪，不信人愁。正密种海棠，偏教满砌，疏栽杨柳，略许遮楼。只道多情明月，长照芳洲。

徐灿《风流子》原作的上片及其《唐多令·感旧》词中“记合欢树底逡巡，曾折红丝围宝髻，携娇女，坐斜曛”诸语，也是回忆当时生活的。这是一段诗情与爱情交织而成的岁月。

但这段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此时，在内忧外患交迫下，明室已经摇摇欲坠。作为一位敏感的词人，徐灿已心怀隐忧，预感到他们的生活将随大局的变化而变化，在一首《水龙吟·次素庵韵感旧》词中追述她在“合欢花下留连”时，已曾向陈之遴说：“悲欢转眼，花还如梦，那能长好？”这一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不久，他们就

离开北京南下了。陈之遴在《拙政园诗餘序》中追述他们在北京西城寓所中的生活时有“再历寒暑”之语；徐灿诗集中有《出都留别合欢花》及《代合欢感别》两诗，后一首诗则有“依依三载荷殷勤，露滴风吹每见珍”诸语。从这些记述，可知他们在这座寓居中实足住满了两年，而跨越了三载，时间约为明崇祯十年到十二年（1637~1639年）。其离京的原因，陈之遴在序中只说“寻以世难去国”；《明史·颜继祖传》则谓：之遴父祖苞在巡抚顺天的次年，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坐失事系狱，饮鸩卒。帝怒祖苞漏刑，锢其子编修之遴永不叙”；阮元《两浙循轩录》也引查羲《选佛诗传》云：祖苞“因边疆失事，瘐死诏狱”，之遴“以其丧归”。徐灿的《拙政园诗集》，直到清仁宗嘉庆七年（1802年）由陈之遴六世从孙敬璋将所藏家传钞本出示吴騫，才得以刻印行世。《诗集》是按体编排的，但每一体中的诗作看来仍大致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前引《出都留别合欢花》及《代合欢感别》两首七绝后有一首题作《到家》的七绝：

朱栏曲曲隐妆楼，到日重牵别日愁。羞向海棠悲老大，不禁红泪对花流。

可能就是她这次随之遴南归后所写。

就在他们南归的几年内，时局进一步急转直下。陈之遴有首题作《金陵旧官》的五言排律，诗题下注云：“壬午岁作。”壬午岁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大概就在陈这次赴南京时，徐灿写了一首《送素庵之白下》的五古，中有“斯行虽不退，世故纷难任；天地异今昔，陵谷移崇深；旌旆弥天翻，长戟森如林”诸语，正是当时局势的写照。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军攻入北京，思宗自缢；四月，清兵乘机入关，北京又为清兵侵占。次年，清兵大举南下，江南一带惨遭蹂躏。陈之遴在《拙政园诗餘序》中曾感叹云：“毋论海滨故第化为荒烟断草，诸所游历，皆沧

桑不可问矣。”其所云“海滨故第”，当指其在海宁的老家而言。在这期间，徐灿在苏州的故居也非往日旧观。其《满江红·有感》词云：“乱后家山，意中愁绪真难说”；另一首《满江红·示四妹》词中，则有“采莲沼，香坡咽；斗草径，芳尘绝；痛烟芜何处，旧家华阅”诸语。从这些描写，具见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干戈满地之时，陈、徐两人家乡残破的状况。朱尔迈《李夫人竹笑轩续集序》在比较李、徐的遭遇异同时云：“逮沧桑后，流离患难，匿影荒村，或寄身他县。其诗益凄楚不堪读，盖忧从中来，不可复止。此两夫人之所同也。”看来，在此期间内，徐灿与陈之遴还曾有一段艰难困苦的避难经历。

这一沧桑巨变为徐灿的作品注入身家之恨、国族之痛，其词遂多悲咽跌宕之音。如其《青玉案·吊古》云：

伤心误到芜城路。携血泪，无挥处。半月模糊霜几树。紫箫低远，翠翘明灭，隐隐羊车度。 鲸波碧浸横江锁。故垒萧萧芦荻浦。烟水不知人事错。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莲花步。

倪一擎《续名媛词话》评此词“跌宕沉雄”，“非绣箔中人语”。此词，题作《吊古》，实为伤今。词的首句说明为过扬州作，次句“血泪”云云暗指清兵攻破扬州、屠城十日，及史可法壮烈殉国事。徐灿另有一组《舟行有感》诗，其第三首有“呜咽邗沟水，汀回晚系舟”，“芜墟腥未歇，杵血满寒流”诸句，可与词参读。词的下片则伤悼昙花一现的南明的覆灭。又其《少年游·有感》词云：

衰杨霜遍瀟陵桥。何物似前朝？夜来明月，依然相照，还认楚宫腰。 金尊半拚琵琶恨，旧谱为谁调？翡翠楼前，胭脂井畔，魂与落花飘。